

少年
叢書

陶淵明

上海商

務印書

館印行



少年叢書

無錫孫毓修編

陶

淵

明

商務印書館發行

Books for Youth
T'AO YUAN MING

BY
Y. S. SUN

26

I T B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五年四月初版

少年叢書 陶淵明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無錫孫毓修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廈門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少年叢書

陶淵明目錄

第一章 總論

第二章 五柳自況

第三章 作令彭澤

第四章 重九醉菊

第五章 武陵寄意

第六章 訓子

第七章 自輓

少年叢書

陶淵明

第一章

總論

名節俠義之風。莫盛於東漢。黨錮諸賢。趨死不避。何其烈也。曹魏得志。惡其不爲己用。乃百端凌折之。而士氣衰矣。朱子答劉子澄書曰：「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且以荀氏一門論之。則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跡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或。則已爲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爲非矣。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以至於此。」司馬氏以曹氏重臣。陰篡其國。魏之士大夫。亦復倒戈相向。無復爲曹氏守節者。雖天道之好還。而名節俠義之風。遂不復存。

晉之建國。初無忠厚開基之道。而有作人之雅化也。承魏何晏王弼之風。祖述

老莊雅尙清
談崇尙虛浮
不遵禮法王
衍樂廣之徒
俱宅心事外
名重於時天
下化之終日
捉麈尾據胡
床自稱名士
學者以老莊
爲宗而黜六
經談者以虛

靖節先生象



無爲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仕進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

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朝野之間。翕然成風。有識者固不待石勒之嘯。劉裕之篡。而知漢族之不競。晉室之必亡矣。

當衆人夢夢。舉世滔滔之日。而無一人焉。樹風節明大義爲疾風之勁。草歲寒之松柏。則波流所屆。伊於胡底。譬之於時長夜漫漫。而無旦時。天地之道。亦將息矣。豈不危哉。乃知人類之賴有忠臣孝子賢人高士也。甚於粟米水火之不可一日闕也。

亂極之世。人才乃出其出身。加民致位。將相旋乾轉坤。而奏赫赫之功者。夫固澤流一世矣。亦有人焉。避世若浼。逃名不出。高潔之行。天下皆望之。難言之痛。天下皆諒之。其跡愈隱。其風概愈顯。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足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在當時雖不及名將名相有特殊之功績。而其爲一代之典型。維萬古之綱常。則非廊廟中人所能及。其萬一也。

東晉之季。有陶淵明焉。世皆以隱逸稱之。徒以其迹論之。則固然矣。今讀其飲酒述酒諸詩。則知陶公之託於麴蘖。逃於昏冥者。夫豈得與阮籍輩並論。公固

宰輔子孫當恭帝之時。劉裕迫帝禪位。既而廢帝爲零陵王。未幾潛行弑逆。公乃高舉遠蹈。不受世紛。而至於躬耕乞食。其忠義亦足見矣。其退休所作詩類多悼國傷時感諷之語。論者不察與竹林諸狂士。晉書嵇康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國等量齊觀。夫豈足與論古者哉。

劉伶籍兄子咸鄉郡王戎遂爲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也

楚之屈大夫韓之張司徒。漢之諸葛丞相。晉之陶徵士。是四君子者。其制行也。不同。其遭時也。不同。而其心一也。一者何。明君臣之義而已。欲爲韓而斃呂。殄秦者。子房也。欲爲漢而誅曹。殄魏者。孔明也。雖未能盡如其心焉。然亦略得伸其志願矣。靈均逆睹讒臣之喪國。淵明坐視強臣之移國。而俱莫如之何也。略伸志願者。其事業見於世。莫如之何者。將沒世而莫之知。則不得不託之空言。以洩忠憤。人所以每讀屈辭陶詩而爲之流涕太息也。嗟乎。陶公無昭烈之可輔。以圖存無高皇之可倚。以復讐。乃終以高隱終也。悲夫。

第二章

五柳自況

陶潛字淵明。

唐人避高祖諱改稱泉明。

或云字元亮。私諡靖節先生。潯陽柴桑人也。

在今江西

南西

生於晉哀帝興寧三年乙丑。民國前一千五百四十七年也。考公故居凡

三處。一在今新昌縣東二十五里。圖經云。陶公始家宜豐。後徙柴桑。宜豐今新

昌也。一在南康府城西七里之玉京山。一名上京。公詩所云「疇昔家上京」是

也。又稱南村。其地當大湖之濱。一峯蒼秀。彭蠡東西數百里。雲山煙水浩淼。縈

帶皆列。几席間奇絕不可名狀。安帝戊申。

義熙四年

六月中遇火。越後年遂徙住焉。

一在今九江西南九十里柴桑山村名栗里。

今屬星子縣虎爪山下

試游潯陽有平石如

砥者。陶公當日醉臥處也。有栖隱寺者。五柳先生之故宅也。

大司馬侃。

字士行

爲晉名臣。封長沙郡公。諡曰桓。陶公之祖也。平居無事時輒運

百臂於齋外。暮運入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

堪事。」史贊其勵事勤力。皆此類也。

侃薨。世子夏襲爵。殺其弟斌。庾亮奏加放黜。表未至而夏卒。詔以夏之姪名宏

者襲侃爵。宏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延壽嗣。陶公於延壽爲諸父行。其時晉室

衰微世家自亦不競。惟清門舊德故家。喬木之風依然存在耳。

陶公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爲鄉里所知名。宅邊有五柳樹。因號五柳先生。作傳以自况。其文曰。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氏。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閒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

黔婁魯之高士其妻亦賢見列女傳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茲若人之儔。

乎一本作極其言銜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無懷葛天氏皆古

天皇氏皆古

此文既出。人多傳誦。皆謂其文可作陶公實錄也。

陶公高尚之趣。出於天性。夫豈有厭貧賤而樂富貴之心哉。祇以家世清貧。菽

水之歡。竟不克承。古人原有親老家貧。而爲祿仕者。乃求爲州祭酒。夫以素懷高潔。夙未與世緣。接觸者一出。卽理錢穀。刑名之瑣事。而日與胥吏爲緣。其抑鬱不得志而難與久居也明矣。未幾卽棄職歸。

當道又欲徵爲主簿。陶公懲於前事。辭不往也。躬耕自給。思親友則賦停雲之章。感時序則詠榮木之詩。皆四言詩見集中蓋極閒適之趣云。

批評

困學紀聞。陶公栗里。前賢題詠。獨唐顏魯公一篇。令人感慨。今考魯公詩云。「張良思報韓。龔勝恥事新。狙擊苦不就。舍生悲拖紳。嗚呼陶淵明。奕葉爲晉臣。自以公相後。每懷宗國屯。題詩庚子歲。自謂羲皇人。手持山海經。頭戴漉酒巾。興與孤雲遠。辨隨還鳥泯。」見廬山記。魯公集不載。

朱子跋魯公詩後云。顏文忠公栗里詩。見陳令舉廬山記。而不得其全篇。雖然。讀之者亦足以識二公之心。而著於君臣之義矣。栗里在今南康軍西北五十里。谷中有巨石。相傳是陶公醉眠處。予嘗往遊。而悲之爲作歸去來館。

於其側。歲時勸相間一至焉。俯仰林泉。舉酒屬客。蓋未嘗不賦是詩也。靖節集中有贈長沙公詩四首。序云長沙公於余爲族祖。同出大司馬一本。無祖字。而宋書及昭明傳並以侃爲曾祖。南史且明云晉大司馬侃之曾孫。晉書陶侃傳稱侃媵妾數十。家僮千餘。珍奇寶貨富於天府。及其薨也。諸子不協。自相魚肉。再傳之後。家遂中落。贈長沙公詩云。昭穆旣遠。視同路人。蓋隱痛家難。不忍斥言之也。可知同室操戈。則雖極盛之家。亦極易衰落。淵明之父史無明文。李公煥命子詩注引宋陶茂麟家譜云。父名逸。爲娑城太守。生五子。母孟氏。孟嘉女也。今人言縣令事多用陶公五柳事實。誤公爲彭澤令。去家百里。則彭澤未嘗有五柳矣。

第三章

作令彭澤

陶公體素弱。殊以躬耕爲苦。後出求仕。爲鎮軍建武將軍。嘗奉建威之命。一至

京師參軍祿入甚寡。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時其叔夔官太常，語於執事者，以爲彭澤令。

至任，公田悉令種秫稻。

秫音術，種之黏者，可以釀酒。嵇豹古今注謂秫爲黏稻，蘇頌圖經謂秫爲黏黍，皆因時地不同而歧其名也。

將以釀酒，曰：「吾常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秬，仍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秬。

公居官，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嘆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卽日解印綬去職。陶公嘗云：「公田之利足以爲酒，故便求之。」是彼之出山專爲杯中物，猶望秫稻登場，漉巾一醉，以快素志。然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卽復歸栗里二頃五十畝之秫，秬蓋未嘗顆粒到口也。悲夫。

去彭澤時，賦歸去來辭以見意。其辭曰：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旣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

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逕就荒。

李善注三輔決錄曰蔣翽字元卿舍中竹下開

三徑唯求仲羊仲從之遊皆挫廉逃名不出

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

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

眇眇讀如俳讀眇作盼者非庭柯以

怡顏。倚南牕以寄傲。審

容膝之易安。李善注韓詩外傳北

郭先生妻曰今結駟方列

丈于前所甘園日涉以



成趣

趣同趨。下謂之趨。步門外謂之趨。中庭上謂之走。行堂。

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

扶老。籬也。談助曰。耶竹可。爲杖。礫礫。不凡。謂之扶老。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

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

吳正傳詩話曰。歸去來辭三逕就荒松菊猶存。下復云。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繫松于

逕荒景翳之下。其意可知矣。又云。連林人。不見孤柏如冬。嶺秀孤松如青。松乃奇。皆以自況也。歸去來兮。

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文選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

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李善注。賈逵國語。注曰。一井爲疇。或命巾車。或棹

孤舟。既窈窕以尋壑。壑。宋書南史均。作窮壑。窮字佳。亦崎嶇而經邱。埤蒼曰。崎。不安貌。木欣欣以

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

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李善注。莊子曰。

華封人謂堯曰。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

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李善注。家語孔子曰。化于陰陽。衆樂夫天命復奚疑。歐陽

文忠曰。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李格非曰。歸去來辭。沛然如肺腑。中流出。殊不見有斧鑿痕跡。謝文節公枋得。選文章軌範。于此文不加評點。蓋示

不敢擬議之意。

今湖口縣東三十里。有翫月臺。相傳陶公爲令時。築以翫月者也。臺南有洗墨池。云鑿以滌硯者。縣南有九曲池。云陶公所穿。與陸修靜周續之三人聚講處也。東流縣治後。有菊所。爲陶公藝菊處。安福縣南四十里。有書崗。爲陶公讀書處。八十日中勝跡。常留其去思。已足千古矣。

批評

歸去來辭自序云。「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於小邑。於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爲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已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媿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

蘇東坡曰。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爲錢。但怪其不在紙裏中耳。予偶讀淵明歸去來辭云。「幼稚盈室。瓶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證。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瓶中見粟也耶。

陶公心跡觀此甚明。既云「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何竟不能忘情於酒？固知生人必有所寄，寄物之累，高人不免克己工夫，亦談何容易耶？

傳言淵明以郡遣督郵至，卽日解印郵去，而淵明自序則言以程氏妹喪去奔武昌，遂以解職。蒙謂二事皆託辭耳。蓋淵明仕於晉祚將移之日，世道人心皆不可問，而氣節學問無所用之，徒勞何益？五斗折腰之說有託而逃，猶張翰因秋風而思蓴鱸，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也。故曰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又曰：帝鄉不可期。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今爲拈出其意，昭然若揭矣。

第四章

重九醉菊

陶公還鄉志不復出。義熙末年徵之入京，欲以著作郎官之不就。

先是江州刺史檀道濟慕陶公名久，特往候之，見其門戶蕭條，窮餓偃臥，已數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